

四代戎装 一脉忠魂

建军98周年的军号吹响，让我想起我们这个穿了四代军装的大家庭。

1961年我穿上军装时，还不懂豪言壮语。虽未亲历战火，但得益于部队里频繁的拉练，紧急集合，和前辈的悉心教导，我有幸被授予射击尖兵、投弹能手和技术能手，并获总政颁发的“五好战士”奖章。

小伯父邹景民的一等功证书边角已脆如枯叶，见证着1962年中印边境的风雪。他总说“军功章该刻在界碑上”。伯娘在兰州军区医院的手术灯下，缝合过比她上校肩章更重的生命。

1979年春天，三妹邹红从南疆战场寄回的家书上，有块暗褐色的渍痕。她在猫耳洞的掩体上刻过“活着就要往前冲”，后来这行字跟着她的二等功勋章，一起摆在了书柜最上层。四弟在二炮阵地数过的星星，比他后来在凉山见过的萤火虫还多。他们的军功章材质不同，却都刻着同一句话：当兵从不是谋生，是以身许国。

孩子们接过军装时，我们已不盼他们立功。长子邹涌在东海舰队的机电舱里，擦过的仪表盘永远亮如晨星。次子邹波在南海舰队的驾驶舱里，海图上标注的每道航线，都藏着上士军衔里的认真。孙辈简焱鑫从军营转到消防大队，重庆江津的消防车副驾上，他的救生绳永远多打三个安全结。

常有人打趣我“当兵没打仗”，可我见过太多战友用生命告诉我：和平从不是等来的，是无数个“没打仗”的兵站成的防线。

九十八载军魂浩荡，我们家的故事只是千万分之一。若说有什么心语要讲，无非是：军装穿在身上时，我们是队列里的兵；脱下军装后，我们仍是军魂的传人。

邹秀君

酱香里的童年

图据AI生成

夏日，乡村的小院里总会飘起熟悉的豆瓣香，童年的记忆闸门突然打开。

记得儿时，每至梅雨季刚收梢，母亲就忙着挑选黄豆。浸了整夜的黄豆在铁锅里咕嘟作响，蒸汽把厨房梁上的蛛网都熏得发亮。煮烂的豆泥混着面粉揉成团时，暖黄的糕体里会渗出细密的汗珠。然后把黄豆糕切成条块放在蚕匾里，再用粗布盖好蚕匾保暖，头几日掀开时总有股生涩的豆腥，直到第七天，褐色的菌丝会像偷偷探出的触须，在糕体上织出细密的菌丝。

母亲这时总会把我们叫到跟前，用洗净的手指轻轻划开菌丝说：“看这乌花毛，长得越旺才香呢。”她掌心的温度混着

发酵的黄豆糕，成了那年月最鲜活的生物课。

晒酱的日子是全村的盛事。各家各户都做着豆瓣酱，缸沿沾着酱渍，像给白墙系了圈琥珀腰带。

暑假的午后总被搅拌酱缸的事填满。竹筷插进酱汁时会发出“咕叽”的轻响，要顺时针搅上好几圈，母亲说这样才能让日头的精气渗进每粒豆瓣。那一刻倒觉得，缸里盛着的不是酱，是母亲捧给我们的整个夏天。

如今老屋已盖了楼房，那只陶瓷小缸早已不知去向，但每当清风掠过鼻尖，我总会想起香浓的豆瓣酱，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能嚼出些回甘来。

邬振东



浙江老年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是艺术交流的天地，书友、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互相欣赏和点评，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本社通知时，可兑换俱乐部福利，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



去远方

一条小溪流啊流，
流啊流，流向远方。
它成天唱着无字的歌谣，
你听听，似叮咚，似汨汨，
似潺潺，似淙淙……
欢快地流向远方。

溪石啊，
别用你坚硬的心肠
和固执的态度阻挡它，
它要冲出你的重重阻碍，
去远方。

蒹葭啊，
别再借夏日的凉风，
摆弄你袅娜的纤腰，
你的柔情
挽留不了它决绝的心，
它要去远方。

石桥下玩水的、
捉小鱼的、摸螺蛳的孩童。
溪水旁看书的、
荡秋千的、野餐的男女，
尽情沐浴在它清凉的怀抱吧。

这清澈的水、圣洁的水、
无与伦比的水……
玩它个痛痛快快，
舒舒坦坦，酣畅淋漓，
且举起你们祈祷的手，
祝福它去远方。

多美的远方，
神圣的远方，自由的远方。
卸下往日的枷锁，带上干粮，
带上自由的心，
紧跟潺潺的溪水，
一起走吧，去远方，去远方……

王俏燕



赵勇鹏 摄

书斋夜坐

夏夜坐书斋，
挥毫自抒怀。
清风来半榻，
明月转空阶。
品茗心情畅，
敲诗韵味佳。
枕边唐宋卷，
笔墨伴生涯。

李盛仙

观赏池荷

夹岸幽幽树笼烟，
池荷朵朵水清浅。
游人往复栈桥观，
锦鲤穿梭戏莲间。
浪漫君子花妩媚，
妖娆翠绿叶翩跹。
气质优雅堪赞赏，
高格洁净且流连。

蔡广新